

SIXIANG JIAOYU

YU LILUN CHUANGXIN

思想教育与

第三辑

理论创新



SIXIANG
JIAOYU
YU
LILUN
CHUANGXIN

孙其昂/主 编
金林南/执行主编

SIXIANG JIAOYU

YU LILUN CHUANGXIN

安徽大学出版社

SIXIANG JIAOYU

YU LILUN CHUANGXIN

思想教育与

第三辑

理论创新



SIXIANG
JIAOYU
YU
LILUN
CHUANGXIN

孙其昂/主 编
金林南/执行主编
刘爱莲 王集权/副主编

SIXIANG JIAOYU

YU LILUN CHUANGXIN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教育与理论创新·第三辑 / 孙其昂主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81110-234-X

I. 思... II. 孙... III.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文集 IV. G6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203 号

思想教育与理论创新·第三辑

孙其昂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348
发行部 0551-5107716

电子信箱 zlqemail@tom.com

责任编辑 朱丽琴

特约编辑 黄小妹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375

字数 315 千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110-234-X/G·41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编委会成员

主 任：吴 远 孙其昂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长青	王 萍	王集权
刘爱莲	孙其昂	吴 远
尉天骄		

目 录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三个代表”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核心内容和具体表现 …	丁长青	(1)
马克思科学观初探	张 雁	(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功能	范仓海	(11)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探析	胡雪海	(15)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本思想及现代启示	王睿峰	(21)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分析	赵春霞 付 煜	(26)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探讨	孙其昂	(33)
信仰思维写意	韩凤鸣	(48)
政治的教育与教育的政治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论析	金林南	(54)
政治稳定性的追求		
——霍布斯政治教育思想初探	郑黎明	(66)
从一元主导到二元对等		
——网络对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 …	黄晓晔	(72)
回归完整的政治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思考	胡晶晶	(78)
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娱乐性	石晓岩	(84)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与育人理念探讨	孙其昂	(90)
全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会议综述	魏永军	(97)

三、政治学研究

- 政府决策必须坚持民本思维取向 刘爱莲 (103)
- 天下体系与主权理论 甘德怀 (109)
- 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特点及历史定位 ... 谈育明 (116)
- 正义思想背后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关系
——再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 雒新艳 (124)
- 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研究综述 郭建平 (130)
- 转变执政方式 实行依法执政 靳晓霞 (136)

四、伦理学研究

- 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个人定位 宋开之 (141)
- 自我设计与人情主义的双向建构 宋开之 (148)
- 市民社会与家国一体的伦理对话 庞俊来 (156)
- 大学生诚信现状分析及其教育刍议 周亚飞 (163)
-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高校环境伦理教育 施 宪 (168)

五、课程教学研究

- 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实践及思考 王 萍 (174)
- 信息漩涡与道德成长 陈滔娜 (179)

六、教育学研究

- 卢梭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曹 阳 (183)

七、主题沙龙

- 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背景与演变 (191)

八、研究所动态

2004 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工作情况	(201)
2005 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工作情况	(204)

后 记

“三个代表”是共产党员“先进性” 的核心内容和具体表现

丁长青*

【摘要】“三个代表”作为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核心内容和具体表现,在其哲理性的透视中可窥见以下三点:1. 由于生产的唯物性、生产活动的不可逆性、生产力的经济基础性,所以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代表着先进;2. 具有生命力和必然发展性状的文化是先进文化,能够为世界共融、为人类共识的文化是先进文化,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理性的文化是先进文化,共产党人是其代表者,便是先进者;3.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即代表着党的为他性、普济性、群众性,这也是政党自身的生存条件和最终回归于民的复归之路,所以这样的代表性即是先进性。

【关键词】 三个代表 先进性 核心内容 具体表现

“三个代表”作为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核心内容和具体表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已作了最好的表述。但对任何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实践活动而言,理论视角的观察和哲理之光的透视永远都是不可缺少的。

一、关于生产力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对马克思一生及其理论思想的总结,其两项思想结论的第一项即:“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

* 丁长青(1948—),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技术哲学。

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这是马克思一生奋斗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活动,乃是历史的源动力,而意识形态的炫目光彩无论是政治观点或思想观念,都是其产物、表现和反映。

政党作为目标集合、观念凝聚的政治团体,唯有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唯物本性、体现为社会进步的源泉者,方为动力、方为“先进”。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大量劳动者的领导者,本身即代表着物质生产力。但当这一政党从劳动者的位置变换为管理者之后,变为劳动者的对方之后,这个党或许丧失其原有的代表性便是可能理解的事情。“治于人者”与“治人者”的角色转换也就成了必然到来的考验。在这一考验中遭受失败无论作为党员或政党都已是屡见不鲜的;当然,这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政党的代表性并不完全靠天然的出身条件和社会身份来决定,而是还决定于他的目标、信念、自律和复位原有代表性以葆“永不变色”的努力,这也是当前这场教育运动、学习运动的立足之点和信念保证。

唯物主义的权威当然不在于谁发现了唯物主义,而是在于它的第一性和不可逆性或者说是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

生命洪流的不可逆转性既展示了生生灭灭的悲壮,也给生命赋予了生生不息的美丽。在这个伟大的过程面前,我们不会为生命最后的消亡而悲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已显现了它存在的最高意义,展示了这个过程的全部壮美。于是问题只剩下了:他是否能顺应这个过程的归宿和规律,推动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呢?他是否能够抛开人的主观意志,完成和体现这一客观过程呢?显然,唯有物质性的生产力才能堪当此任。而将这个客观力量误以为是由英雄、帝王或好人、好党来决定的历史误解终于被马克思当作纷繁复杂的遮蔽物而予以清除。他在讲到1830~1948年法国革命的时候说,“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加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②革命家可能因掌权、变质而不革命,甚至比被他推翻的暴君更暴,使千百万颗头颅只换来个“彼可取而代之也”。而唯有生产力的永进性质才能将皇帝换为总统,将总统换为“公仆”,不可逆转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生产力作为历史的源动力,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它对社会的作用方式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模式。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犹如蛹蝶,乃是同一生命在其不同发育阶段采取的不同形式,而二者形成的生产方式,则成为整个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构架与基础——“随着一旦发生的、表现为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表现为生产关系的革命”^③。而“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④。人们可以采用任何偏爱、辩解或自欺欺人的比较标准来为自己抹粉,但生产力的水平是唯一一个能判断社会进步水平的客观标准,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判断一个政党先进与否的客观标准。在一个政党由战争目标转为建设与发展目标之后,其判断与评估标准便尤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③④ 马克思:《机器、生产力和科学的应用》,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有目共睹的奇迹性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确证了这个原则,也确立了此后的使命和自评的标准。

二、关于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因为人人都在它的卵羽中孕育。人治教化,“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①。非仅氛围,亦是舟楫。

正因文化的“母爱”带有浓郁的感情成分和传承色彩,它的产物乃是它自身的一部分,所以也就不具备对它自己的判断评价能力;因为任何体系都无法自明。但当它走出自我,比较他者的时候,虽仍难免顾影自怜,但也在比较中可见妍媸——这个显然的比较与评判标准,便是其先进性,亦即它是否具有生命力、具有必然的发展性状,具有阳光般的开明与明智。在沃土抑或泥淖、动力抑或阻力、滋润抑或腐蚀、引导抑或误导之间能够判定为前者。

一个政党如若在其长期的执政生涯中不能铸造这样一种文化,代表这样一种文化,则其任何伟大的目标与抱负都将南辕北辙。

文化在时序中的生命力与发展性状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在空间中的扩展与共融性。若一种文化是纯粹民族的、局部的,不具备对他者的亲和力与融汇性,那么它就只能在“有此一种”、“以稀为贵”的猎奇的意义存在,而并不会成为世界的。也就是说,具有国际化可能的为人类所共识、世界所共融的高度扩展性的文化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必然性,才是先进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的党、大众的党,它的 7000 万党员来自民间,营造着大众文化;但它又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党、共产主义的党、“工人阶级没有祖国”(马克思语)的党,它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必然性就在于他的国际性和全球性,就在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坚定的政治目标只能责令党员,无法责令民众;唯文化溶剂可以融汇民众、富集民众,使党的奋斗变为民众的行动。党不靠命令而靠亲和力吸引民众奔赴其目标,其最佳方式便是创建一个健康的、向上的、具有国际性空间扩展和发展属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因而主体文化使命的承载与践行也就成了政党自身先进性、人民性的一个判断标志。

对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中国文化来说,锻造先进文化合金钢的最重要成分是科学,是将中国文化锻造为“以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于光远语)。这是使中国文化获得“复兴”性的生命力和共融性的一个十分具体的标的和举措。

中国文化确曾荣极一时,在那个以最初的混沌、综合性为特征的古代文化里,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亲和特征使其也像古希腊那样达到了“言必称之”的程度,但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后,他的依然故我、就地踏步却使自己在迅猛向前的科技文化中落伍了。能让中国文化重拾旧荣,复兴与坚挺起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增值其科技含量、锻造其科学性。L·A·怀特在其《文化的科学》中曾经指出:“技术系统具有原始的和基本的重要性,全部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皆依赖于它……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文化发展程度与所用工具的效率成

^① (南齐)王融:《曲水诗序》。

正比例变化。”^①

科学技术其实是主客联系、相互对应的实践性活动,即使是纯粹的科学理论思维亦必须符合于客观对象,必须符合于事物的本质、规律与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而,以科学为核心的文化,方是唯物主义的文化,立足客观、立足物质性过程的永续发展的文化,方是有生命力的、具有必然发展性状的先进的文化,也才是一个政党在其文化使命中是否先进的一个判断标志。

三、关于人民利益

任何一种有足够号召力的信仰都是引导人们向善的,否则便不足以凝聚信徒。直接宣扬丑恶与暴行的信仰即使能够存在,也只是利益诱惑下的短暂而局部的瞬生即灭,难以长久。因而,“好”的政党才会有好的前程。但何之谓“好”?人之“好”体现于如何对待他人,党之“好”则体现于如何对待他所统领的民众——为他性、普济性永远是评判“好”或“善”的一面明镜。主体只能在自己的客观镜像中确证自身,政党只能在其领导的民众镜像中反观自身,民众愈多,其镜愈大,则观照愈全,镜像愈明。因此,政党的先进性,必须在其民众性那里得到证明,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并且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若只是党员的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那么任何一个党都可以自诩为好党、自诩先进了。

中国共产党原本来自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从来就有着天然的“广大人民利益”代表性,但天然的纯净,并不能保证其不受污染;天然的代表性,也并不能保证其不走向反面。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实在是举不胜举,足可示警。因此,在我党“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之后的岁月中如何使其不致忘本,复位于民众,便成了党建的头等大事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他其实并不能仅限于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应以全“天下”为己任,以全人类为对象,以解放和服务于全人类为目标才是其最高使命。因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特征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胜利的条件就是在全世界一切国家至少是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取得胜利。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如若在一国之内尚不能成为其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又如何去完成其共产主义的崇高使命呢?

个人或政党的一切利他行为,尽管在这样的利他行为中绝不能掺杂利己的目标,但事物的客观辩证法却确实会引导出最终利己的结果——一切的利他行为其实都会受到回报,一个政党全心全意的为民宗旨、为民行为将会受到加倍的回报——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也是该党生存发展的条件、成长壮大的依据。历史早已见证,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甚至侵占、危害广大人民利益,只为本团体、少数人、甚至少数“人种”服务的党,无论曾怎样盛极一时,都将走向灭亡。因为它们已丧失了自己的生存条件、自己立足的根基。它们只是历史乐章中一段或许难以避免但却转瞬即逝的噪音。

在辉煌壮丽的人类历史乐章中,共产党人无愧的宣言将伴随其始终,无畏的坦言将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最终达到自我消亡,返归于民众。从而,伴随着人类的复归,也实

^① [美]L·A·怀特著:《文化的科学》,352页,36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现了政党、政府、国家、军队、法院、警察等一切权力制约机构的消亡与复归——回到民众。这些原本由民众的生存需要而创造,又由人类的充分发展而多余的凌驾物将自发归于消亡,它们的一切功能将转变为每个人的自我管理,转变为人在内心世界的自我约束与理性引导。政党及一切形式的约束、管理与引导机构都将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复归于民众,复归于解放和充分发展了的全人类。

共产党人是诚实的人,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归途,因为那是他真正的永生。而若在历史的行程中忘记了这一点,忘记了他永远应代表着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也就会失去最后的目标,找不着最后的归程。

“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①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过程中,共产党人的最大欣慰就在于:他诞生于这个伟大的洪流,推动着这个伟大的洪流并将永生于这个伟大的洪流。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科学观初探

张 雁^{*}

【摘 要】 马克思的科学观运用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研究科学,概括人类历史上关于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的科学观内容丰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揭示科学的社会本质,考察科学与社会互动以及“一门科学”的思想。

【关键词】 马克思 科学观 生产力 生产关系 “一门科学”

科学观是关于科学这种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哲学理论,是人们对于科学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观的萌芽和形成,不但取决于科学本身的发展程度和水平,而且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哲学观。有人也许会觉得我们的时代,距离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太遥远了。尤其是,如果要以科学的状况来描绘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么,任何人都会意识到我们和马克思是处在多么不同的两个时代中。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社会)里看到了人的体力被机器所取代;而时至今日,甚至人的脑力也可以被机器取代了。这是否意味着:在科学这一日新月异的时代转向马克思的科学观的研究,将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呢?

其实,马克思的科学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正确哲学理论,用这种理论作指导去分析科学这种社会现象,才能在复杂的历史联系中认识科学的本质及其规律性。马克思所看到的自然科学,从来是和人类本身,和整个人类历史、社会生活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因素相联系的。所以,即使在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与他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依然是可贵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我们的时代,才更需要理解马克思,因为我们离他天才地预见的阶段无疑是更近了。

一、科学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科学观的出发点

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科学的本质的考察有两种路径。其一是从科学认识的方法或科学认识的成果来看待科学;其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并

^{*} 张雁(1969—),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置于社会整体之中来把握科学的本质。文艺复兴孕育时期的自然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被誉为实验科学鼻祖的弗兰西斯·培根、法国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儿、英国哲学家洛克、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一直到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孔德、斯宾塞等,基本上都局限于从科学认识的方法或科学认识的成果看待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如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作为人的特殊意识形式的科学,也是社会的产物。基于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不论是人还是包括科学在内的意识和认识都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它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置于社会的整体之中予以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本质。应当说,明确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并将其置于社会的整体之中予以考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人类科学观发展史上的一种创见和变革。

恩格斯考察了社会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后,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说:“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了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②所以,恩格斯认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要归功于生产。”^③马克思也曾明确地指出,生产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他说:“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自然科学会成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④恩格斯也直截了当地把科学和与人类物质利益紧密相关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以前人们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⑤“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⑥

贝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⑦

二、科学与社会互动:马克思科学观的基本内容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诸意识形态不同,它是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即用抽象的逻辑形式提供关于自然界的现象、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不为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服务,也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②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56页,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23~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⑦ J·D·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48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随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内容上的变更。自然科学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决定了它将主要和以下三种因素发生互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在此我们主要讨论科学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科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将另文阐述。

首先,就科学与生产力的互动关系来说。一方面,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或“一般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语),它通过物化为技术,进而实现在机器上,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或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并且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的存在、发展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科学是在生产需要的刺激下产生的,在通常情况下,物质生产则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动力。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上,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①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社会生产力,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并入生产过程,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被生产出来,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而被生产出来。”^②

其次,就科学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来说。一方面,它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有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语);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又制约着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速度和社会功能的实现。马克思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布朗基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③恩格斯认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是作为资本的力量而与工人相对立的,它的发展又受到限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变成人民的力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并得到迅猛的发展。

三、“一门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的归宿

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第三方面,就是科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它包括科学与哲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1857—1858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就是马克思的“一门科学”的思想。

马克思关于“一门科学”(统一科学)所体现的统一科学(或科学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科学观中极为关键的内容。这一思想被视为马克思科学观的最终归宿,应不失为一种比较贴切的理解。那么,什么是“一门科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科学观。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①

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过这样的一种现实:“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②马克思认为在理论科学领域存在这样的情况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暂时的现象。这一现象本身意味着双重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进展——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实验方法和科学的形式,并且通过进入大工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而获得了巨大的实际成效,也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可靠基础;而相形之下,诸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却还处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没有发展出真正科学的形式。另一方面,尚处于相互疏远、互不相容境况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身还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各自的内部都不断有新的分支学科产生,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方面)使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壁垒日益加深,在某一个学科内的专家在另一学科内则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外行,这样的情况甚至可能发生在同一种科学之中。而这种情况在另一方面自然会从事不同科学研究的人们产生理解上的隔阂甚至误解和敌视。关于这个主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从来没有真正间断过。例如,上个世纪中期因英国著名学者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说而引发的大规模讨论。长期与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皆有密切交往的斯诺,用“两种文化”一词总结了他所看到的存在于西方知识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具体地说就是:“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互相对对方存有偏见”^③;“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人类的状况”;“科学家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完全缺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③ 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两种文化》,4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在深层次上是反知识的”^①。斯诺之所以总结并提出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件足够“严重的事情”,其后果在于人们可能会失去对科学的公正判断。因而,他用自己的所见来告诉大家相互敌视的两极之间所存在的误解,从而呼吁一种共有的文化,从中人们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科学是什么,以及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而围绕几乎同样的主题,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又有所谓“索卡尔事件”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大战”,发人深省。物理学家斯蒂文·温伯格在一篇题为“索卡尔的恶作剧”的评论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误解的鸿沟看来还像30多年前C·P·斯诺所担忧的那样宽。”^②而索卡尔本人则表达得更为彻底,他认为“与一些乐观的言论相反,这‘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③。我们说,无论这种观点是否带有个人的偏见,它却足以证明在科学之间,尤其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真实存在的隔膜。这种隔膜的发展趋势看起来恰如马克思谈论异化时所说的,似乎必定要在经历了异化的极致之后才能真正走向异化的扬弃,也就是说,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正像充分的分化对于更高的发展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一样,科学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对于科学的发展及其更长远的和更高层面上的综合来说也许也是必要的。

① 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两种文化》,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② 索卡尔等著,蔡仲、邢冬梅等译:《“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10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③ 索卡尔:《跨越界限·后语》,见《知识的骗局》,262页,引自蔡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